

§ 德爾裴神殿的呼喚

柏拉圖等人與小妖乘飛碟離開探訪亞特蘭提斯，此刻山莊只剩希波克拉底等三人。

秋夜的希俄斯島山莊，海風中帶著葡萄熟透的芬芳。

夜色如幕，山莊的火盆燃得正旺，火焰映照在三人身上，像在燃燒他們的影子。希波克拉底與賽蓮已多年未見，此刻與賽蓮對坐，沉默裡暗藏久別重逢的悸動。

賽蓮也是情慾波動，全身散發出處女芳香。

莫妮卡靠近時，眼神中閃爍著掩不住的渴望，她的呼吸急促而低沉，帶著明顯的慾念，她愛極了這個海妖妹子。

賽蓮微微偏頭，金色的髮絲垂落肩際。莫妮卡伸手撫上她的臉，指尖顫抖，卻迅速滑過頸項與鎖骨，撫上那挺拔的乳峰。那觸感如火焰點燃海面，瞬間讓賽蓮全身泛起熱流。她低聲笑了，卻被莫妮卡的唇強勢地奪去。

希波克拉底怔然望著這一幕，胸口的血液也在翻湧。

他想伸手阻止，卻在下一刻，被賽蓮與莫妮卡同時拉近。火焰的光輝將三人籠罩，氣息交纏，心跳此起彼伏。

莫妮卡環抱住兩人，指尖在希波克拉底的背肌間游走；她的另一隻手則牢牢抓著賽蓮的腰，力道幾近渴狂。賽蓮仰起頭，喉間逸出低吟，那聲音像海潮拍岸，隨著身體的顫抖而愈發洶湧。

希波克拉底終於被吞沒，他的雙臂將二人緊緊擁住，額頭貼著她們交纏的髮絲，感受到彼此炙熱的體溫。他的呼吸粗重，胸膛劇烈起伏，像是一頭被燃燒的野獸，卻又不願放手。

火盆裡的火焰啪啪地炸響，彷彿回應他們的身體。

三具身軀在夜色中緊緊相貼，汗水閃耀如露，肌膚摩擦的聲音與低低的呢喃交織，像是一首無人能寫出的歌。

此刻，他們早已分不清誰是追逐者，誰是被擁抱的人；火焰與潮汐、愛與慾望，在三人之間瘋狂地流轉。直到深夜，他們仍在相擁，彷彿要將分離多年的空白一次填滿，把一切克制焚燒殆盡。

火盆的焰光狂舞，映照著山莊的牆壁，三人的身影交錯重疊，恍若融為一體。希波克拉底的符環在背後浮現，金光隱隱，原本只是修行的法相，此刻卻因慾望而顫動，似乎呼應著肉體的律動。

莫妮卡的雙眼泛著水光，她一手緊抓著希波克拉底的肩，另一手不肯放開賽蓮的腰，像要把兩人一同拉進自己熾熱的懷抱。

她的唇交替掠過賽蓮與希波克拉底，火烈而急切，幾乎帶著要焚盡的衝動。

賽蓮仰起頭，聲音低沉婉轉，卻又帶著一種原始的顫動。

那並非單純的情愛低吟，而是海族的古老咒音。隨著她的歌聲在胸腔震盪，整個房間的空氣也隨之共鳴，火焰被帶動，彷彿海潮在呼吸。

希波克拉底猛然察覺，這並非偶然。這是三人靈力的交融。

慾望只是引子，真正的力量在於靈與靈的互相滲透。

他低聲喃咒，雙掌貼上兩人的後背，將自身的真氣引導而出。

金色的光紋順著他的臂膀流動，與莫妮卡的赤紅氣息、賽蓮的碧藍波紋交纏。三色光流在他們的身體間遊走，最終凝聚於中央，形成一枚閃耀的之環。

莫妮卡渾身顫抖，額上的汗水如珍珠般墜落。

她感覺到體內深藏的欲望被轉化為能量，與賽蓮的海潮歌聲合而為一。那股力量既炙熱又溫潤，既是情愛的狂潮，也是靈性的升華。

「這不只是情愛……」她低聲呢喃，唇貼在賽蓮耳畔。

「是聖火……也是誓約。」賽蓮回應，眼神燃燒著異樣的光。

希波克拉底擁住她們，胸膛劇烈起伏。三人的心跳已然同頻，彷彿化作一顆巨大的心臟，在火焰與黑夜間轟然躍動。

火盆驟然爆裂，火星四散，如同群星自天幕傾瀉。

那一刻，他們的靈魂被繫結，肉體的炙熱化為一道無形的契約。

這是欲望，也是法陣。這是愛，也是戰備。

當最後的餘音沉落，他們相擁倒下，身軀仍緊緊纏繞，氣息交錯不息。

窗外潮聲拍岸，宛如為這場秘儀奏出永恆的和鳴。

希波克拉底睜開眼時，背後的之環已凝為實體，光芒安靜卻強大。

他知道，這一夜的火熱不僅讓三人靈魂緊密相繫，成就了堅不可摧的力量。

當激情散去，希波克拉底於庭院靜坐，體內真氣與符文之光交織，已臻最高修為的境界。他額前微微泛起青光，彷彿一層看不見的圓環護持四周。

莫妮卡在一旁，倚著石欄，專注凝望他，心中隱隱感覺到某種將臨的巨變。

賽蓮則在屋簷下輕聲吟唱海之歌，令整個山莊氛圍寧靜如夢。



忽然，蒼穹震鳴，一聲清越的鷹嘯自奧林帕斯山傳來。隨之而來的是一隻巨大的戰鷹，雙翼展開如雲覆月，金銅色羽毛反射著月光，宛若天神信使。牠盤旋三圈，隨即降落於庭前，雙瞳燃燒著宙斯的雷火。

戰鷹：

「希波克拉底，多年未見，還是享齊人之福啊！德爾斐神殿受邪靈侵擾。阿波羅的聖域被黑影籠罩，皮媞亞女祭司失聲，神諭已斷。眾神議決，由你前往破除。因為你已經完成最後的修為，唯有你的力量能驅逐那深淵而來的穢影。」

希波克拉底緩緩起身，雙目如同映照星辰，凝視戰鷹：

「邪靈三度試探神殿，自大法師米羅以來，從未完全平息。若今次仍是舊敵殘魄，必須徹底清除。」

莫妮卡聽得心驚，卻毅然上前一步：

「若你要去，我願同行。讓我在危難時成為你的力量，而不只是旁觀者。」

賽蓮微笑卻帶幾分嚴肅：

「我雖屬海族，但德爾裴的聖泉也與我族相連。我會陪你同去，必要時用我的歌聲守護女祭司的靈魂。」

戰鷹點頭，振翼揚起風暴：

「那便隨我同行。山川會為你們讓路。」

他們乘戰鷹飛越愛琴海。

夜空下，群島如散落的玉石，波濤映著銀光。

希波克拉底盤膝於鷹背，雙手結印，口誦古老咒文，將靈光覆於三人周身，以免邪靈感知。

莫妮卡緊握他的手，心頭卻浮現過往記憶，十多年前(426 BC)地震毀壞的廟宇、前幾年(416 BC)巨蛇 Python 的餘影、以及那次幾乎令小皮墜入無底深淵的經歷。

她知道，這次的試煉只會更加兇險。

黎明時，他們抵達德爾裴。

山谷間的阿波羅神殿，已不復往昔的光輝。

廟宇石柱裂痕斑駁，雕像眼眶中流淌黑色淚痕。

空氣瀰漫著腐朽與鐵鏽味，彷彿整片聖地正在被吞噬。

「邪靈已深入地底，」戰鷹低聲說，「阿波羅的光芒被阻斷，神諭無法透出。」

莫妮卡凝望大殿，忽見祭司們皆面色慘白，口唇顫抖，像被無形之手掐住喉嚨。只有皮媞亞女祭司仍盤坐神壇，卻渾身顫抖，額上滲出冷汗。她的聲音被壓制，喉中只剩破碎的低吟。

「我要下去，」希波克拉底聲如鐵石，「邪靈的源頭必在地底深淵。」

大殿深處的通道通向地心。火炬一支支燃起，卻被黑霧吞噬。走到半途，邪靈的低語已纏繞耳際：

「數千年來，聖殿吸納無數信徒的血與魂。你們所謂的神，只是將痛苦化為秩序。我們才是大地真正的主人……」

莫妮卡捂耳，卻仍聽得心神動搖。賽蓮立刻展開歌聲，以海潮之音驅散低語。希波克拉底則將掌心的符文點於石壁，符光如網，暫時阻斷了邪靈的侵襲。

終於，他們抵達最深的洞室。



那裡盤踞著一團漆黑的巨影，無數觸手纏繞石柱，正將阿波羅祭壇徹底吞沒。巨影之中，隱約浮現 Python 的殘形，蛇瞳如血，口中滴落黑炎。

「你還記得我，聖教派的孩子。」邪靈低吼，聲如萬蛇爬行。

希波克拉底昂首，法環浮現於背後，如日輪般耀眼，眉間第三眼射出光芒。

：「破！」

那是他修為的最終形態，能直指虛空與實相之間的裂隙。光芒展開，照破黑霧，將邪靈逼退。

邪靈狂吼，震得整個洞室顫動，石屑紛飛。

莫妮卡眼見希波克拉底孤身抗敵，毅然揚起短劍，雖知無法斬中邪靈，卻以血滴於地，與他符咒相合。紅與金的光交織，竟在瞬間裂開一道縫隙。

「賽蓮！」希波克拉底低喝。

賽蓮振翼而歌，歌聲如潮湧入縫隙，將邪靈的影體一寸寸剝離。

黑影翻騰，哀嚎不止，宛如無數靈魂被迫脫離腐朽的軀殼。

最終，希波克拉底凝聚全身靈力，將破幕之環壓入縫隙之中。

轟然巨響，黑霧炸散。邪靈被封印於裂隙之外，殘餘的黑炎化作碎影，消失於洞壁。

當他們返回大殿時，晨光正灑入神殿。皮媞亞女祭司睜開雙眼，聲音恢復清澈：

「阿波羅的光明再度照臨，神諭得以傳達。汝等功德，將為後世傳頌。」

莫妮卡與賽蓮相視一笑，而希波克拉底只是靜靜仰望天頂，額上仍有汗珠滑落。他心知，這並非終局。邪靈或許被封印，但深淵從未真正關閉。

戰鷹展翼而起，低聲對他們說：



「宙斯已知你們的功績。希波克拉底，你已經不是凡人之士，而是能與神對話的守護者。接下來的路，將更為艱險。」

希波克拉底只是凝視遠方的群山，淡然應道：

「只要世間仍有人為光明祈求，我便會繼續前行。現在是該到地底世界探望小皮了，嗯，順便暴揍一下這為非作歹鳥頭怪！」